椶亭古文鈔

王序

全椒以科第文學世其家綿延歷數百年而不墜者首推金氏自勝代入

國朝或以武勳著或以中外政績著或以風節品學著代不乏人逮衍至椶亭先生而其名益彰先生五十後始成進士官終不過博士而獨以英辯敏速之才沈博絕麗之文騰踔儔上之氣傾倒一世淩轢前修其所著述自有千古夫固海內人人所共知者也而不知先生之行尤足以副乎其文平生篤孝友重交游敦氣誼家本寒素中年食揚州教授祿而待舉火者數十家食客

盈東西舍上下指數百族姻之無所依者故人子之孤
弱者諸生中之貧無以自立者皆衣食之教誨之室家
之務使各得其所而後巳一皆取給於賣文之資有人
所難能者且愛才如性命提唱風雅嘉進後學遇一才
一藝之長津津道不置口一時東南翕然歸之凡所成
就皆爲高才膴仕揚之人全之人至今競傳以爲美談
則文之深厚夷和皆根於行之深厚夷和僅以筆落千
言舌懸萬象推崇之末矣余少猶獲瞻風采時先生自
國博請急歸旋客揚州里居日少不得數數見後與令
臣徵君締忘年之交令子璞生從余游又申以吾宗婚

姻之好乃得讀所刻㰖亭詩鈔然終未見全集也嗣余
奉職西曹十餘年先生固久歸道山郎个臣徵君亦不
復相見去年自湖南道擢兩浙鹾使輒憶先生先世本
浙人又爲舊游地且少參公有功德於斯土祠祀至今
勿替公暇睇南屏之秀挹西湖之瀲灔循韜光靈隱
之曲峻每睪然於先生之文與行彷彿遇之適璞生自
章門寓書告余近補刊先生古文駢體詩餘成丐余一
言弁其首余嘉璞生之能守先澤紹貽謀承數百年不
墜之緒而益知先生之昌其文以昌其後者其源遠而
流長也因就所見聞而肇諸節个臣徵君當亦大慰於

九京而不以余言爲謬耶謹序

道光丙申秋九月鄉後學婣愚弟王鑄頓首拜譔

彭序

有文人之詩淵靜閒止優柔雅淡意有餘於匠技不傷其本取裁於初唐人之三昧者也有才人之詩雄邁縱恣捭脫羈束牛鬼蛇神以爲奇裁雲鏤月以爲新自盧仝李賀以下皆可追逐爲譬之於山川連岡疊嶂透迤平遠亦有奇峯仄澗險絕崎嶇者譬之於居室前堂後寢宏麗靚深亦有曲廊層軒紆迴迷復者未可一例觀也幸生

熙和之世士尚詠歌江海之間異才輩出每覩剞劂之投輒捧誦不能置然其間才思各有所限根柢不深競

爲塗飾者多矣全椒金君櫻亭其才既絕高淹貫載籍筆如湧泉時出游大江之濆由宣城逗徽州至蓮花峯登黃山其間紺宇峭壁飛瀑深林寫難名之狀參古佛滌塵緣古音鏗然爭奇角勝雄豪意氣倜乎自遠而於友朋贈答曲盡纏綿之致宏篇短章間見層出蓋唐詩鼓吹光嶽英華之逸響也既成進士爲揚州教授紅橋歌吹之地與漁洋山人後先掩映其吟咏之富不止修禊數章而已是殆以才人之卓犖更兼文人之訣蕩者與余向聞君名籍甚未得爲雲龍之遇去歲君以校書事至吳門邀集於虎阜山塘余賦詩爲贈君捉筆立和

音律妍麗同人靡不歎服已而以所刻櫻亭詩稿示余
余惟今之從仕者大率役役於簿書期會之末而君獨
澹於榮利好爲山水游詩瓢酒榼徜徉游衍與海內名
流相倡和其在學官監視安定書院每與蔣太史心餘
揚扢風雅導引後進風流迥出塵表是不獨其詩之可
傳也即以詩論而以是著於
廊廟不徒爲折楊皇荂之詞庶幾慶雲流而景風翔矣
乎爰爲之序而著其所得云長洲年世弟芝庭彭啓豐

吳序

灌嬰洗馬之池粼粼賸水孺子灌園之宅翦翦斜風當遙天芳草之時多夜雨紅鐙之會君嘗挾我頻登酒客危樓我亦招君屢過詩人舊社愁填小令醉放長歌豈才士之新聞實狂奴之故態旣而綠波南浦君爲別客之吟紅雨東原我作懷人之句省識琵琶商婦經過則感唱爲多定知鸚鵡才人憑弔亦欷歔難已爾乃晴川歷歷不少逢迎雲樹茫茫更饒吟嘯踏歌潭上多情正迓汪倫心來贈紵庭邊莫逆早逢吳季鶴關訪郎官之故迹濁酒同傾尋仙子之遺蹤危磯共陟樂何如乎喜可知

也至於倦同飛鳥歸比閒雲循舊歷之山程泊去時之江路又復裁縑潑素束來鼇北牛腰緝栁編蒲載去盈於鴨觜嗟乎白雲千里依依同憶來時返照一裾冉冉均旋故國而納新涼於處暑愧不如君且鍛健翮於中秋憐偏及我今者霜蹏踸踔又去天南油壁葳蕤將臨薊北餕紅綾之餅味不是牙殘挹斑管之香風詎矜蘭貴則憶故人於此後大都勢隔雲泥而搜舊事於從前何弗情關車笠然而分我池塘之夢亦協壎篪時弟寬亦同行攄君星宿之羅定搖山嶽則此一編冰雪雖江深漢永未磬其奇而爲五色雲霞必玉戛金敲乃鳴其盛愚弟

松原吳亡誤

吳序

余丙申游揚州始得交棕亭先生時揚州物力殷饒先生以廣文一官開設壇坫號召名士問字之酒束修之羊資用咸給每風月佳夕聯舫於紅橋白塔間擘缽分牋互相角勝獨先生驟其速藻落筆如飛余覺躡追之不能及也及余還

朝先生亦補國子博士既同官日下又衡宇相望常常見之顧長安居大不易米鹽瑣屑意興似稍減於曩時然招之以詩則諸事可廢雷霆精銳叅集筆端見之者但覺灑灑千言不假思索及讀之又若句煅季鍊而始

得者故詩名尤振於京師既而先生以病謝歸垂老而貧僑居邗上余以假省還里順道過訪猶得一見先生每話舊游輒其太息後余來主講真州先生已厭人代往時吟侶亦都不可蹤蹟至於今又二十年矣令子臺駿始裒集遺稿付梓而來乞序於余嗚呼先生往矣回念訂交之初余方壯年意氣豪上只知朋友之聚處爲可樂乃十年之閒既親見先生之衰又哭先生之死自念身世惘然而悲恐亦冉冉近之矧又多歷年所精神頹敗齒髮日凋一旦得見故人之詩纔展讀未終已有不勝其愴惻者而謂能已於言哉先生詩舊有歸愚宗

伯一序稱其天才驚逸尉薦甚至然宗伯論詩斷斷於唐宋之界若豪髮不能假借者而先生興來如贈情往若答縱橫排宕又不可以派別繩之譬之雲上于天峰巒疊與葩華游布而當無心出岫時固不知所爲之如是也余不能謂宗伯之論詩爲必然獨於先生之詩似能知其所以然然則其所以稱先生者正不啻奉教於捉管疾書時而特惜余之亦已老也

嘉慶丁卯孟冬錢塘吳錫麒撰

謝序

予以入都之明年春與同年吳舍人荀叔並寓於南城偏毎自薇省散直尊酒論文輒歎荀叔之才無所不工而駢體則尤少陵所謂清新老成者也荀叔爲予言君故未見吾家姨兄金鍾越耳殆出入徐庾凌轢王楊近時陳髯專擡開府餘慧乃不足數予竊訝其言之過而未有以難也入夏而鍾越至急發其篋而觀之乃不啻如荀叔所稱者予方洛誦咄歎而鍾越蹙然謂是小技比來人詆之久矣予曰吁不足怪也昔子山擅名騷壇初至北方士多輕之及見枯樹賦乃知敬重易世以後

則又有仲淹目爲夸誕令狐斥以輕險況餘子哉造化
之數必偶而成陰陽之理以兩而化聖人繫辭元亨利
貞便爲對待之祖小技否耶鍾越固有感而爲是言其
以予爲韓陵片石可知也維時鍾越又將偕荀叔南歸
飲餞之頃聊書數言以誌心折葺雲春樹從可知已
乾隆壬申秋九月十四日鶴湖同學弟謝墉拜書

沈序

全椒滁州首邑也山有神山卧龍水有迷溝鄰湖唐韋
左司爲刺史以詩化其邦人宋王元之歐陽永叔繼之
故前人若張洎樂韶鳳楊于庭並以文章名
國朝吳編修默崖與名流唱和有聲於時其兄山人亦
能詩隱居學仙王新城尚書和左司寄全椒道人詩贈
之至今風雅不絕金子鍾越全椒名流也天才驚逸少
歲即以韻語見長人謂生長名區若天使之爲詩人者
其言固然然吾謂鍾越之成材天與人兼焉而不徒藉
乎山川之鍾秀已也今年春來遊吳門以棕亭小草見

示余亟取而讀之其淩空飛動縱横變滅如蛟龍之不可捕捉此得之自天者也若其使事典切詞有根據而一歸於劌心鉥肝艱苦誠壹以之戛戛而獨造此得之於人者也中間大半遊黃山作狀峰巒之奇峻肖雲物之變幻詩與境副尤見得心應手之樂昔張詹事南華詩才敏捷遊黃山一日成數十首後以見知

聖主洊歷卿貳鍾越少年領鄉薦方與計偕詩才不讓南華他日成就豈出南華下哉雖然得之天者不待勉也得之人者愈造愈深而愈見其無窮鍾越深不自滿涵泳乎風騷選體以濬其源遍歷乎子史百家以老其

識旁及乎山經地志諸書以盡其變由是底乎詩學之成豈徒爲鄉國善士較短長於張樂諸人也耶山川亦倍爲生色已

乾隆乙亥秋日長洲沈德潛題於菿溪之歸愚齋時年八十有三

吳序

搦管爲儷辭而口苦吃宇迺斥徐庾爲罷曳尊韓歐爲
上軌此空單荒頓之學藉以自蓋其陋非篤論也禹貢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已爲偶句濫觴沿及晉宋抽黃對
白竟體工妍才與學所發皇非最格所能約要之準理
立幹敷文結繁百家騰躍終入環中既非苟作未可輕
訾矣昔子沖暗已雅嗜駢言前秀最篇不憚流覽竊謂
文有風骨駢體尤尚蓋體密則易乖於風辭縟則易傷
於骨能爲其難則振采彌鮮負聲有力顧按茲程格求
今作者實獲我心不數數也金君鍾越學既宏博才復

肆辨自江以北遊江以南與予訂交歲且一稔往反考
訊詩詞盈篋衍其所爲駢儷文尤卓卓可觀意氣駿爽
文風清焉結言端直文骨成焉其他離衆絕致美難毛
舉當世名卿鉅公知鍾越者吾不知其品定爲何如以
予求諸風骨間則固已嘆爲仲宣之鷹揚孔璋之獨步
也夫以鍾越窮博羲類取精用宏使規橅於韓歐之文
亦足升堂而覩奧而康頗喜用趙人樂毅獨懷燕路意
指所向何可强易乎昔丁敬禮以文示曹植植自以爲
才不逮若人今予江門鄙介膚受末學不逮作者遠甚
獨意指所嚮差不甚外宜鍾越引爲相知而欲爲定其

交也然而滋自愧矣

乾隆己巳季冬新安學小弟吴寬拜手書

題辭

駢體散體詩與詩餘與曲同工各不讓專家此兼人之才也而又以帖括餘力爲之眼中見此等少年不過數人無不卽掇巍科爲斯文摠持者君又其一矣書此以券天門唐赤子記

鍾越負奥才好學如命齒纔逾壯著述盈篋茲帙乃辛未一歲之作而王孟之超卓韓蘇之雄肆所在有之由此而進吾不能測其所到矣鍾越來漢上一日邀汪君陶村及余登大別山僧以畫松屬題未及三唾成七言長古一章浩瀚沈摯老氣橫秋余輩爲之傾倒李青蓮

賦淸平三章亦在頃刻千古豔稱究較其平日閒暇所作去之甚遠以視鍾越令人何必不勝於前並記之以爲他年談柄癸酉五月十二日漢上同學彭湘懷跋

庚午春日得讀贈雲軒詩作爲買舟歸里紀游題詠以及興懷贈答返旌誌別登臨覽古諸篇什盡其浸淫於漢魏洄泆乎三唐而自成一家何其溫以麗窈而幽也先生天資敦敏詣力邃密於諸史名集靡不披覽以故發爲詩歌洗盡前人窠臼而獨標穎思當夫興會飇舉其盤礴如潮州倍屈如柳州其綿以邈者追陸希謝而直取材於騷經者深肯王貽上先生之評前人詩也則

目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合肥龔芝麓先生之序吳薗次先生詩也則曰名士之韻美人之情舉此以書贈雲軒詩後奚啻與前賢爲雅合云花朝日蘿山世愚弟何聲金跋於燈紅酒綠讀書房
寢食於漢魏六朝之中以吸其神髓升盛唐而降中晚所以調高格老骨秀神清大雅振興此乃其兆詩壇俎豆可爲豫信之於千載之前汪軔拜讀
昔昌黎序韋侯十二詩而歎曰令人乘百事而往與之游其相賞爲何如耶余與鍾越無謀面交後因見鍾越詩得交鍾越且時時往還鍾越爲人才氣壓羣輩出所

作詩雖不多而其秀也如初發春葩其幽窅而不諧於俗也如入谽谷得山水之清氣其工麗而不傷於淫巧也如倚樾之女出於瑤臺璇房規矩甚肅見者驚之倘不懈而及於古吾安能爲鍾越等級以寄言耶夫學者於其所好雖千里之遠猶將褰裳就之況詩之感人最深乎世之得鍾越詩而詠歌唱歎者可以蹶然起矣世

同學弟鄭來

高天明星麗東壁照臨下土司文章精華隨地化才子上與朝日夕月同輝光大塊不語代宣之奇窅耶咸

戴亨遂堂

森張冥搜造化入閫奧陶鎔萬象分否臧但覺毫端百
靈盤誰知呼吸通天閶篇終有時一吟嘯天地震驚鬼
神夜哭波濤欻忽翻江河蛟龍騰踔搖山谷詩人之筆
隱顯變幻乃如此豈與蛙吟蟬噪爭伸縮何人頡其風
相邈入樊籠遂令風雅大道埋沒荆榛叢我欲鼓洪鈞
煽大冶鑄萬石之銯鏞登高一撞驚羣聾又欲高瀉黄
河之水峴崘峯洗伐皮髓之疲苶浩浩元氣流心胷自
顧才氣短老馬力盡日復晚吁嗟乎吁嗟萬鈞之任誰
能挽金子奇才真出羣身騎鸞鳳翔風雲行將上界朝
紫氛豐隆列缺前來賓口吟昭華雲璈之玉琯手執金

枝翠羽之朱雀指點英奇導仙路擔當巨任將屬君嗚呼擔當巨任將屬君愼勿降心屈節希悅乎凡耳之聽聞

李　菼嘯邨

何來三載夢中人辨難搜奇日與親茅塞頓開皆是路寓樓相望便爲鄰學成自足空時輩老至真慙步後塵把卷知君心共力細於髮也大於身

和嘯村韻

王文寶

本是旗亭畫壁人高懷偏與草萊親龍梭織字無凡響花骨貽芳若比鄰嗜好相投詩過日往來不礙雨如塵

屬才紙尾强書後直似留河一露身

方求禮

滅淨鉛華四快詩澂胸吐不盡清奇縱橫實得青蓮妙格律高趨杜甫師重握慙非薇露手細吟纔見錦心詞盛時自有揚雄薦我老新收識項斯

殷成柱

君詩如明珠走盤光熠熠又如古神劍犀鴻見之泣容館月當門把玩夜起立拊掌心魂驚奇字雙眼遊靈[illegible]風雲生精氣相呼吸寶物豈私藏彤庭行貢入

讀殷中吟

江　癸雲谿

涼風撼庭樹落葉打窗紙把君詩過日清吟淡若水吳
中山水佳卷帙見料理一往情獨深三復不能已

釋汎莉根

大集披深夜高吟破寂寥苦辛追漢魏聲律上雲霄老
樹節偏勁春花色更嬌五侯鯖最美真味待君調
造化憑探取天生絕妙才幾番吟未倦一卷夜重開海
濶岸難盲山空鬼欲來箇中好消息與世費疑猜

陳大文

溢目盈珠璣識心早識面珍重贈雲編伊人宛可見
三三郎山水勝此去好題詩他日肯攜似相逢說項斯

吳省欽白華

鍾越翩翩楚塞行無因尊酒慰平生新詩曾向衙齋見更有何人識姓名

閔華玉井

碧海波濤力掣鯨五言高格是金城論詩若准曹唐例合占麒麟閣上名

枚速何如較馬遲此中甘苦倩誰知吾儕至竟教雙得細膩風光始入詩

讀吳中吟

米同書山舟

五湖蝦菜一輕舟傳唱旗亭紀昔游攬我鄉思無賴甚

臨平山下滿花秋 用集中句

鮑之鍾 雅堂

夢想蘇臺已十年羨君三月棹游船一燈暝色寒山寺
寫入詩中倍惆然

雜跋草色鹿城山才子乘春任往還幾度放歌湖水淥
洞庭七十二烟鬟

擊槳女兒歌已稀客舟歸夢滿前溪短蓬長笛桃花水
吟過楓橋日又西

唱罷楊枝唱竹枝滄浪亭外雨如絲如何不弔眞孃墓
怕惹青衫客淚滋

嚴長明冬友

牢落天涯秋復春吳根越角漫傷神贏來好句詩千首如此江山豈負人

花草傳來有粹編前塵昨夢憶經年瀟瀟暮雨揚州夜坐對殘釭一惘然

殷王制大醇

天涯地角久遊行小句留題到處成不道才人詩律細一編嶽使寸心傾

布颿三尺下三吳范蠡湖頭小泊無賸有數椽烟水際祇愁花徑就荒蕪

王初桐竹所

回首江湖載酒遲六年鉛槧費絲絲破窗風雨長安夜快讀先生數卷詩

滿江紅　吳志鴻

滿目關河甚處是才人棲泊但萍漂蓬轉屢增離索赤日一鞭敲席帽青燈午夜搖進幕笑奚囊貯得碎金多誰能攫　簾影漾庭花落頻展誦添歡謔憶湖陰折柳江干贈芍幾夕聯床風雨共一朝分手雲山各料從今西望聳吟肩人如削

題辭

錢越五言清妙上薄錢劉如野寺全臨水山村半在雲
沙岸江邊坼江流天際窮寒雲迷遠岸野日送孤舟如
長城天塹堅不可攻梵唱迦音迥絕凡響不揣荒陋即
用其京口作韻顛倒頸聯二字送還全椒覲省爲後人
添一則佳話
春風忽相送判袂客愁紛斷岸帆眠水逕舟樹貼雲鄉
思剩飛隼歸路易斜曛到日晨羞潔緘詩報我聞
董浦杭世駿

題辭

金子棕亭兼長於詩與詞工詞者往往能令詩弱今獨出其賦手以挽詩教之波靡其才顧不大哉覽者勿徒疑其學步昌黎也觀其五言近體曷嘗不多冲澹之音不惟羹浦所取數言也棕亭富於春秋使竭其才力採沈公之論而從事焉將來所至何患不與開元大曆諸名公爭烈乎予知其必不欲世人許其詞居妙品而詩居能品矣青溪弟程廷祚識時戊寅冬杪客邗上

題辭

陳鑾芝楣

露華茁玉裴雲漿溢瓊汁醉翁風雅宗淵然古香涇脩綆汲深深寒泉冽得得速藻發天穎疾若風雨急壯采光虹螭威聲亂鵷鷺瑣瑣多異才嚴扉水龕霧螺皴佛髻青標舉霞𡐓赤文旣追韓蘇詩亦壓元白哭作天人裝絳衣而岸幘博士困退之高歌神鬼泣待成文孫名庶補乃祖缺苞鳳合引雛去鴻已如客何必杜樊川一官乃一集

陳繼昌蓮史

著作芳年已等身成名雖晚樂彌眞心原苜蓿杯盤澹語共蘭茗翡翠新山水六朝多勝概文章一代幾傳人故家酉得巾箱業合有英才步後塵

題詞

道光戊戌仲春讀

年伯櫻亭先生遺集用集中句成七言截句六章用

誌欽仰

陽湖管適羣

春風歌吹綠楊城竹樹池臺盡有名天遣詩人尋好句

江邊載鶴一舟輕

槃敦詩壇自不磨半生書劍久蹉跎江花江草無終極

綺語翻從懺後多

聯吟放筆拓長箋槐市塵中老鄭虔但得深杯浮白墮

不曾辜負看花天

每聽當筵說項斯一官冷舍雪盈髭詩瓢酒盞隨身具
應憶桐陰夏課時

名山歸去臥仍游禪榻茶烟裊未休贏得簫聲留杜牧
今花昔樹滿揚州

下筆眞堪邁等倫吟窩安樂貯閒身歐蘇雅韻千秋在
去後何從覓替人

跋

全椒屬滁州有神山臥龍迷溝鄭湖唐宋韋左司歐陽永叔官於斯土以文章相傳及於

國朝風雅不絶僕於乾隆嘉慶年間兩典試於江南一

視學於皖省椒邑文人輩出信乎人材本乎山水金鍾越先生全椒名流也僕初入詞垣即耳食先生之詩名而未識其面忽忽于今幾五十餘年自道光四年引退僦居南昌獲與文孫璞生晤處始得棕亭詩文遺稾讀之天才驚逸縱橫變滅豈非得自山川之靈秀耶而其使事典切詞有根據固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難為

淺見寡聞道也先生晩年成進士官止廣文未能展其底蘊享一世之文名流千載之著作固不偉歟時人題其籤曰國子先生全集俾後之學者宗之爲大司成也可道光戊戌仲春大庾九十三歳叟戴均元跋

跋

自來京洛風塵之地未許人閒維揚花月之場不宜官冷加以名途蹇塞宦況迍邅誰能索句以閉門尚欲著書而仰屋然而鉛紅槧白結習難忘酒癖詩狂豪情未滅陶彭澤栽花蒔柳便可辭官鄭廣文抹月批風居然好客全椒勝地代有才人如國子先生者纛虎髫齡騎羊弱歲文抉宛委鄉嬛之秘賦爭上林羽獵之奇固宜蚤徙鵬池先登鴈塔矣而乃班超晚貴梁固遲榮餅啖牙殘花簪鬢禿憶十載行吟京國烏帶三匝以無依而一官遠到揚州月更二分而無賴於是放懷山水適志

煙霞拓山雲海水以暢文綴擷秋草春花而供吟料而且情耽延攬性樂追陪少蓮社之一十八賢增蘭亭之四十二客關左之名流碩彥盡趨楊震堂前蜀西之韻士詞人同赴李膺門下磅礴分題之地翠館紅亭纏綿闋曲之天楝風梅雨在曩日松陵倡和傳鈔久徧人間宜今時槐屋箕裘剞劂永公海內也嗟乎文人落魄祗合清吟名士收場大都薄宦一編宛在信乎公有傳人千載知音得不共推作者錢唐許乃普跋

跋

鴻儒偃蹇今昔同傷晚翠婆娑香光必遠艮謂息機退聽不比馳驅京國之年閉戶自娛即同教授河汾之事數似奇而文則茂曹雖散而志則行此畸士所汲汲於修名閱世猶津津於撫卷也國子先生毓自瑯山之嶇得有雕龍之管童年授簡目一過而不忘壯歲操觚手入乂而立就李泌四言賦奕燕許且為攺顏劉郎一味探珠元白亦皆壓倒然而科第遲入文章憎命納五車於輦下莫問孝廉之船破萬卷於胸前始對芙蓉之鏡韓吏部頭童齒豁纔注學官鄭廣文夜雨春燈惟供對

客當夫清曹外補纏腰之貫無多遂爾熱倣冷官賣字之錢足用迹其芳躅固曰解嘲嗟呼金帶圍開大老紛紛觴詠玉鉤斜畔遊人處處流連矧抒莫竭之情本具不疲之樂其望古遙集何難揖杜招歐其得意疾書儘看催雲跳雨蓋擊鉢傳觥之候直如大俠揮金而養花飼鶴之餘還爲故人舉火爲問邊生腹笥曹氏書倉有如是之取給自由喫著不盡也歟夫篇什具存流風斯在過蕪城之講室尙留絲竹遺音訪鄴上之故居不少京都剩稿且今日乞題之雛鳳卽當年著勝之諸龍是則少陵之子亦有妙才眉山之兒無慚力學詩不窮人

文能昌後臬長白觀瑞跋

跋

國子先生於城大母爲兄弟行城女弟又爲　先生仲孫婦城生也晚不獲親奉杖屨而幸得侍介臣徵君丈游時出家藏尺幀片楮見示想見交采風流每以未覩全集爲憾城以貧故不得居里門徵君丈又遽郎世妹夫璞生亦遠客江右不相見者七閱歲丙申三月爲武林之游沿棹而西訪璞生於章門客舍久别忽聚樂極平生間出　先生遺稿皆徵君丈手錄本詩十八卷徵君丈丁卯刻於揚州版旋燬璞生又重鋟之茲將補刊古文駢體及詞凡二十五卷屬城爲董其役謹受而讀

之茫然莫測其涯涘時而駭時而疑時而可悲可喜時
而拍案叫絕嚼大白無算其感人也如此而終不能贊
一詞且諸先達鉅公各有論定亦無俟管窺蠡測爲也
先生以氣誼才藻震海內每對客揮毫纚纚數萬言咳
唾立就生平作文多不屬稿今之所存皆徵君丈捜輯
裒錄然已不逮十之二三矣上世以風節著者具載前
史溯自　廣文公以品學風雅著江左遺有寮然齋集
廣文公生　國子先生　先生生个臣徵君丈醇懿粹
雅於小學尤精嘉慶道光初元
詔舉孝廉方正堅辭不就遺有篠村詩鈔徵君子二長

璡十齡即以才名噪江淮間惜名諸生而以奇疾早逝次琨城妹夫也有用世才而倘浮游諸生中熟春秋左氏學文法大蘇著有金石樓詩詞稿長甥醇弱冠能詩次甥醒甫成童間爲韻語不受束縛於畦町之中兩子他日所就不可知然固已能承詩教矣全椒蕞爾區即通都大邑巨閥世家能五世以風雅相沿襲者指不數屈亦云盛與抑城更有感焉鄉先輩以文藻震耀一時與 先生相後先者餘沫未遠乃求其遺集已邈不可得而國子先生集徵君文刻之於前璞生繼其志於後遂裒然成巨帙以快當世爭觀之耳目豈亦有數存乎

其間耶噫抱先人遺編而不能出以壽世城亦無辭其自愧於徵君丈泉璞生爲何如哉董役告竣爰覼縷述之附名不朽抑又生平之至幸也夫表姪孫王城敬跋

棕亭古文鈔卷之一

全椒　金兆燕　鍾越

滁州水患議

滁之郡多山少水林麓迴環峯巒列峙所謂水者不過山澗小溪非有江漢汝淮之險濟河漳渭之深也故自古及今大抵多旱患而鮮水患按水經滁水出浚遒縣而州志圖則發源皇甫山穿城西而東由伏家灣烏衣鎮至三汊河與全椒水合流出六合二套口之江韋左司所詠滁州西澗即西門外入城之水也名之曰澗其非深且廣者可知矣安得橫溢而爲患哉數年來屢苦

水患者盡因河身淤塞故每至山水暴漲下流壅滯遂旁溢而爲圩田害耳全椒自三汊河以上每見水涸之時士人即於河中築埧凡舟楫往來埧主必重索其利而後開埧以行彼小人第知營一朝之利而不知水涸則亘土於河中水至則衝平而塡於河底日復一日焉有不淤塞而壅滯者水之爲患大約以此欲除其患莫若濬河之下流而深之下流深則其去速而不至閼於上而不行今觀全椒之陳家淺六合之爛泥灘數處深不及脛舟楫過之必膠其淺如是水之至也安得不障礙而泛濫乎誠於其淺處深之淤塞處濬之水性就下

雖有暴漲不數日而可安瀾也而議者多持開河之說或云金陳港或云孟子堉或云張家堡其說不一而總之皆不可行金陳港孟子堉當河之上流拒江之衝其不可開最易明者卽張家堡舊有河影數年前曾爲其功不知自張家堡出六合之江倘數百里也其路最遙其去宜緩而水涸時尙憂竭澤若自張家堡出浦口之江纔數十里耳水雖盛不一洩而無餘乎爲此說者祇計水患而未計旱患者也且卽其說而水患亦未可除蓋水之發也多值夏秋之交正江潮最盛之時江潮逆流而上山水順流而下兩相薄而其勢猖獗則其患必

有百倍於昔者是欲去水患不反以益水患乎周禮曰
迸地泐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開河者所謂
迸地泐而不理孫者也則曷若濬舊河之行其所無事
也至若既濬之後卽宜禁人築壩或置閘以啟閉之自
可永無水患且無旱患揆之理勢似乎可行故敢陳管
見如是語曰朝長而夕涸曰滁夫朝長而夕涸則方苦
畱水之無術矣奈之何汲汲焉驅水而去之也哉

茶仙亭考

滁之勝曰醉翁亭豐樂亭皆以廬陵二記得傳厥後曾
南豐作茶仙亭記亦與廬陵媲美然則記以亭傳耶亦

亭以記傳耳顧今之瑯琊山無所謂茶仙亭者訪之寺僧云建於宋紹聖中圮廢已久噫何醉翁豐樂亭與記俱赫赫在人耳目獨茶仙有記而無亭耶且紹聖去今未久即令荒蕪榛莽當有遺址乃寺尚存而亭已廢設南豐當日不作此記今日無復知有茶仙亭矣夫啜茶幽人韻事也時當春夏勝友招邀尋花藉草翻陸羽之經擎盧仝之甌清風颼颼披拂襟袖間想仙靈自然可通而一觴一詠之餘亦不可少此佳趣不然山肴野蔌盡成腥羶泉香酒冽徒供酩酊其何以解醉翁之酲而又何以盡豐樂之景耶南豐有知應亦憾斯亭之不復

也滌固多好古君子倘起而重葺之詎非善繼南豐之志者哉而其人亦可因以傳矣

夏時冠周月論

春秋者正名定分尊王討逆之書也而首以夏時冠周月是明示改朔之意而陰啟天下不臣之心千載麟經反爲亂臣賊子之口實豈聖人垂教之意乎歷觀諸家之議或據經傳或核時令而呂氏大圭熊氏朋來之說尤詳至朱子證以周禮孟子更爲精確然第辨周月之非冠以夏時而未及論夏時之不可以冠周月也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今以夏周並

尊是二王矣春秋之例王人雖微必序諸侯之上重王
也以重王之故則雖微賤之臣公侯尚不得而冠之豈
王之上而反可以已滅之朝久革之令冠之夏時冠周
月是時冠月乎直夏冠周矣以夏冠周則周爲夏屈所
謂從周之意安在以本朝之上而有可以冠之者是君
父之前而可以陵之也何以示天下何以教萬世公羊
傳曰春者何歲之始也詩毛傳云一之日十之餘周正
月也疏云猶一月之日也一者數之始旣以爲始得不
以爲春乎王者以爲春百姓得不以爲春乎百姓以爲
春史官得不以爲春乎史官以爲春夫子因魯史而得

不以爲春乎春秋者魯史記之本名也錯舉四時以爲名必先其首者夫子仍之爾使史本書冬夫子又焉得而改之哉且名亦有不可滯者四月無陰謂之陰月十月無陽謂之陽月周正非春而謂之春亦何不可天子命之斯羣下不得而易之矣陳寵傳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而熊氏亦曰陽生於子即爲春陰生於午即爲秋是周正可春確有至理即秦正建亥斷不可春使夫子生於秦時亦未敢以夏時冠秦月也當時列國用時亦各不同如杞用夏正宋用殷正晉亦用夏正然第行之一國不敢號召於天下況著書以

垂萬世乎漢之治春秋而爲大儒者無過於董仲舒而春秋繁露第云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而亦無夏時周月之意足以見此說之不可通矣文定蓋泥於行夏之時一語而爲此膠柱鼓瑟之說以曲解聖經諸家第博考時月以爲飛鉗涅鰖之術而不知此說一誤則何以尊王何以討逆何以正名而定分一展卷而卽與春秋之旨相背非細故也豈區區時月之失考而已乎

張承庵先生傳

先生諱世駿字鴻緒亦號承庵故大學士文和公之長

孫鎭安府知府鑑亭公之子也家世詳陳文懿公所撰文和公神道碑內先生少孤文和公尤篤愛之當文和公持節鉞莅滇南時先生甫髫丱與諸叔父共讀書官署晝夜不懈是時苗疆初定滇南稱樂國犀珠金玉舄奕於達官大吏之側而文和公守澹泊若儒素未嘗以豐貂縟錦飾其家兒先生性質實無奢綺態對人若不能言而內鑒明了文和公既入相先生隨歸京師里第以通判起家試用兩淮揚俗侈靡先生之來揚也羣以爲相國之孫久居督撫之署今來作熱官熏灼必倍且年少自不免紈袴習而先生擔一囊挈二老僕僦數椽

之舍以居見人則退然呐然如見嚴父兄不妄發一語
揚之人初疑之繼駭之或有非笑之者今二十年如一
日始人人愛而敬之也居揚數年以憂去後十年復來
揚時先生季父東皋司馬與同官先生年長於季父而
季父之母郭太宜人猶在堂亦就養於眞州監掣之署
先生歲時家慶肅拜唯謹事季父不敢有一言忤同僚
共集羣議各持是非詢及先生先生但曰吾叔云何吾
遵吾叔命耳試用淹歲尚未得實官食俸而恬然夷然
或委以承乏則欣然就之必力其事或代者至復怡然
授之無少戀靳嘗謂人曰吾欲學阮長之以芒種前一

日去耳性無他嗜好亦不喜見賓客惟日飲酒讀書奴子持公服傳呼輿人白將謁上官則踟躕逡巡顧左右曰爾姑緩我持身謹約居家儉嗇而賙卹族黨憐拯義故雖傾罄不吝既管泰壩掣務益以廉慎自勵曰吾宰相孫倘簠簋不飭隳家聲矣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七日卒於泰壩官廨年四十二子三人

金兆燕曰班氏敘漢事於江充息夫躬險詖浮薄之後繼以萬石周張其教人崇厚務本之意至深遠矣承庵少而席豐終其身守之以約不亦難與語云根之深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遠吾於承庵而知文和公之單

厚孔固也

朱朗圃先生傳

先生姓朱氏名士鉽字式如號朗圃其先居江浦後遷全椒曾祖宏憲順治辛卯舉人直隸完縣知縣祖大來父程皆有聲庠序間後以先生貴

贈封如其官先生父少孤貧里中陶進士家陶公宦沔陽先生生於官署陶公抱置膝上曰形家謂吾族當有名外孫此其是矣性至孝童丱時讀書外家家南郊而外家居東郭每晨隨父後由山麓渡河入書塾山谿間有竹樹數畝爲邑人楊氏園嘗與父同憩園外父謂之

曰吾最樂此地兒亦知愛之乎先生曰兒他時當購此以奉大人父笑而異之舅氏亦謂其有聲才許字以女後舅氏早亡外家亦中落先生母攜其姪歸待年於家先生弱冠多才詩古文皆卓然有法入鄉學即以副榜貢成均雍正丙午膺鄉薦爲多士魁由是聲漸高東諸侯爭欲延致門下先生以侍養故勿許也癸丑成進士觀政兵部是時

世宗憲皇帝詔徵天下博學鴻詞之士海內操觚翰者輻輳都下公卿欲以先生之名入薦牘先生曰吾奉

天子之命觀政於此蓋將以良有司望我也敢薄親民

之官爲不足爲而欲獵尸清要乎固辭不應後數年調選得廣西貴縣知縣粤地多貧瘠而貴獨殷除書下人皆相慶以富可立致先生曰吾得薄祿以養親足矣小子初入仕版奈何不以居官牧民之道告爾爲是云云乎乃親奉兩尊人涉江踰嶺抵治所太孺人於官舫中指示荆楚風景每談幼時隨任往事及諸兄姊之言以爲樂太公曰憶吾因貧爲贅壻與汝母攜汝隨外祖自浙歸家時忽忽已四十年豈料吾兩人復與汝至此吾今日無他願惟願汝做好官數年不罹罪謗仍送我兩老人生過此地歸死於家斯已耳先生頓首於舟中曰

敢不如命將入境食於逆旅太公與太孺人坐南向先生捧卮匜侍立觀者曰官老矣尚宦爲太公曰吾非官官者我此子也衆皆訝而敬之太孺人性慈厚每聞受杖聲輒斂箸不食嘗讞囚已有左驗搒之猶不肯承先生泣謂之曰吾知汝情實汝何苦茹刑吾母爲汝不食三日矣囚曰有是乎獄乃定邑中有訟其子者至於庭其子稽顙牽父裾歸曰吾不忍以不孝爲孝子晉也遂痛自悔責終其身無忤焉貴邑爲苗猺雜處之地頑獷剽悍以格鬬爲俗人不知書先生一日奉太公游於郊見羣兒爭觝戲太公曰諸小兒不皆蠢蠢者江南郡塾

中亦不過是是在教之而已先生乃輟俸為講肆資之讀書於是貴人皆知向學其他除陋規嚴保甲修橋梁諸善政靡不具舉數年大吏將以上考遷其官先生曰吾敢忘吾父舟中之言乎乃陳情乞歸養歸則出橐中金買楊氏園並近郭田數畝以供甘旨日奉兩尊人乘筍輿觀於園圃中益種竹名之曰籜晦鄉人羣稱為余孝子園云終養後年未滿六十有勸之復出者先生曰嚮者同親之官今忍獨去乎遂終其身不再仕年七十卒於家子易準早慧工文辭有識量

金兆燕曰先府君與先生有連先生之母兆燕之母之

姑兆燕之母先生之妻之從姊也兆燕幼時至先生家見太孺人姑婦相對縫級於窗下鬖髻上鍼縷毿毿然滿壁揭感應篇陰騭文及觀音大士咒殆遍爲善無不報其信也夫

沈濬溪先生傳

濬谿先生姓沈氏名景瀾字尙賓長洲人也高祖應明前明進士官武選司郎中曾祖世奕官洗馬祖旭初官編修皆於

本朝以進士起家父曾同以薦舉爲廣東東莞知縣計最遷番禺先生其長子也少頴悟總角應童子試輒冠

其曹爲諸生時卽喜論時政得失每舉漢唐已事爲符
證常如其言雍正壬子應順天鄉試族弟慰祖爲同考
官遂以迴避卷中式癸丑成進士改庶吉士丙辰散館
授編脩當是時
今上初御極選詞臣課 諸王學先生奉
詔入 怡邸一日 王問諸客曰河間獻王有雅材何
謂也先生以大雅之材三十一小雅之材七十四對
王歎其洽益重之居翰林八年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先
生曰言官朝廷耳目也可終日閉戶作老經師乎遂謝
怡邸出遇事廉察侃直論奏不少阿會有獄未決

上命廷議之先生與法司議不合法司曰當入先生曰
當出兩持不相下或曰請並上之以聽
聖裁可乎疏既入
上特可先生奏能羣議衆皆服不敢言然先生宅衷寬
持論平每有
召對必曲體人情以爲言不肯爲矯激之說備荒漕弊
二疏萬餘言皆切中時務讀者至比爲漢之賈誼唐之
陸贄云先生愼交游餽酬應宦京師二十年往來客僮
數十人僦廬南城委巷中驢一頭車一兩帷幰皆鈋裂
人不知爲御史宅也甲子丁卯兩爲順天同考官所得

皆知名士然無一舊相識者請急家居日與少時義故游讌或曰以君之貴當有以自重先生曰吾在官則天子之臺諫也在家則諸父兄之子弟耳吾不與儕輩伍將挾包苴持竿牘與地方之大吏交乎乾隆十六年春

上南巡至蘇州先生隨番禺公後迎

鑾道左父子俱被

恩賚一時榮之

皇太后萬壽先生入都祝延遂留補廣東道御史署巡城事久之番禺公疾復乞歸侍湯藥不眠不澣者四閱

月蛾蹤緣衣領出無情容番禺公詡先生年已五十有五骨立柴毀終日作嬰兒號逡得瘵既葬除服病愈劇逾年亦卒子六人之棟猶龍文炳玉田燕喜繼高皆能文有聲玉田早卒

金兆燕曰古之以治術顯者其始多以文章進文章者其既弁之髦已陳之芻狗哉沈氏多文人而先生獨以夙采經濟著焦明之翮固不藉於腹毳也已

汀州司馬吳君二匏傳

余與二匏及其伯兄松原交結二十餘年中間離合不常難屈指數二匏之官汀州過揚州與余飲盡醉

而別未半年松原書來曰二匏已死請予爲傳嗚呼曩者與二匏舉觴劇談時安知不數月即爲之作傳哉乃追憶生平綜其大略以寄松原其又以增松原之悲也

二匏吳君諱覺字鐵巧因與前明匏庵先生同姓名故自號二匏二匏吳氏爲新安望族二匏家歙之西鄉路口世以文學著稱父早歿祖蕙郁先生愛之尤篤八九歲時與伯兄松原共讀書即私相唱和蕙郁先生或見之曰此吾家中林蘭蕙也二匏性警慧郁程太宜人自稱未亡人後慘戚勞瘁無一日歡二匏方童丱即曲體親心

恂恂若處子針線筐篋之物一一皆識其處太宜人有所索即持以獻太宜人嘗戲謂之曰吾有此得力閨媛倘肯令其遠嫁哉後與松原先後入庠序著文行名歙人目之爲路口二吳蓋以比道助附子也乾隆辛未車駕南巡安徽學使雙公遴八府五州風雅之士將以獻賦行在先期麇集於姑孰使院一日課詩一日課賦一日詩賦並課嚴冬短晷筆凍指僵無不蹙縮歎咨而二吳生衣敝緼策蹇驢自新安風雪中捽撇而至一日成數十藝瓌偉奇麗舉坐皆驚雙公得之如獲異寶既獻賦

兄弟皆
召試入等
賞賚甚渥雙公喜甚即拔二麂貢成均後視學至徽郡
登黃山憩問政紫霞閣招鄭布衣來方文學儀與二吳
生茶話竟日二吳即席成聯句一百韻紀其事歙人至
今以爲美談丁丑春二麂再
召試
賜舉人授中書舍人官十餘年秩滿遷汀州司馬卒遺
孤三人初二麂之得中書舍人也留其妻侍養攜一妾
一子一老嫗一短童入京師僦居委巷中以一驢曳破

車朝夕入直內閣歸或不能舉火則又甫貰不托與家人分食終不肯有所丐貸俄妻又生二子家累益重而二魏以思母得疾常中夜不能寐遶曙即入朝迎飯棱曉光作小楷恭錄絲綸如是累年遂書一目於是請急歸省又迎其妻與子侍母側隻身再赴都供職是時上方留意雅樂須九宮大成於樂部輔國公瑤華主人延二魏入咸邸同校宮譜爲新樂府播之管絃一時有李嶠才子之目然二魏思母益甚每於笙歌鼎沸之時或向隅獨歎中夜即悲泣不自勝枕褥盡溼旣得

汀州司馬郎曰東裴就道曰吾可以常侍吾母矣遄行南歸至家省母兄見妻子約到官三月後即遣信迎養移兄嫂妻妾子姪輩全家入閩爲聚首之樂既至閩到官視事僅半月而卒閩之仕者無不哀之生平樂易慈厚與人無忤官西湖時以文望爲宰輔所重然持議不阿時好有不可者斷斷爭論既伸其說當軸者亦深韙之到汀郡接士民以誠雖蒞官僅半月而卒後有聞之流涕者幼初學爲詩即能作長短句故生平尤愛倚聲二堯卒後江東人遂無有能作綺語者

金兆燕曰二堯官中書十餘年時以不得養母爲念既

得外任仍不獲盡一日之養二親其不瞑矣哉古人以祿不逮養爲憾如二親者抑更可憫矣世有居顯官擁厚貲而終其身未謀一日之養者其於二親爲何如也

戴耕煙先生傳

耕煙先生者浙江仁和人萍居揚州謫遷遼東自稱耕煙老人遼人咸呼爲耕煙先生先生狀頎皙美鬚髯骯髒自喜於書無所不讀尤好兵家言父蒼明監軍道與海賊戰斷肋破腦不仆以勇聞先生年十二詠淮陰釣臺曰有能匡社稷無計退饑寒諸老宿皆賞之監軍獨不悅曰是詩讖也康熙十三年三藩逆命

仁皇帝命　康親王率師駐浙　王聞先生名禮聘之
為　王陳天下大勢如指掌且曰三孽不足慮可計日
擒　王喜延之上座大兵勦閩賊僞將馬九玉屯九龍
山我師不得進衆方議戰守未決先生曰守固不可戰
亦非計誠得說九玉而降之卽用以導上策也　王卽
命先生往果如所言時僞總兵劉進忠兵最盛　王假
先生監軍道職招撫之先生單騎入賊營夾道列戟如
林進忠方持劍啖人頭飲酒呼先生入比至足未定卽
厲聲曰汝畏否先生曰我來救汝汝當德我我何畏哉
進忠遽無以應曰壯士能飲乎命左右持巨瓢至先生

仰首擲其瓢於地曰賊衆旦夕且盡殲乃強我飲鬼酒進忠惶迫出位謝先生曰揮衆退吾與爾言進忠屏左右延入室自酌獻先生與語未淹刻大呼曰言盡此進忠俯首揮涕曰諾諾郎探懷中劄授之曰勉之勿忘今日進忠遂降韓大任以兵數萬來歸　王疑其詐使先生覘之先生謂大任曰爾禍至矣大任愕然先生曰君旣投誠而擁衆自衛能使人無疑乎十步之閒一夫可縛雖衆何益祇自取死耳大任曰然則奈何先生曰釋爾甲却爾衆隻身歸命　王必憐汝是轉禍爲福也大任曰吾固欲持兩端因便取事今知之不可爲矣遂拉

馬諸軍門其餘冦江機楊一豹葛如篪皆以次傳檄定
大軍之討鄭國信也造戰艦需十三丈桅不可得閩督
遣先生入山求木過期牙門將持軍帖至曰取首繳獻
督大驚不知所爲先生乃謂使者曰我首可爲木耶軍
令不得不然耳於是日夜製機器運木下見督曰木至
矣恐廢事故戴首見將軍督笑曰軍令不得不然耳初
督與先生有郤欲以是中先生及聞木至乃大喜稱其
才厚勞餽之十　五年以父喪歸未免　王趣令赴軍時
臺灣尚未平製衝天砲以獻會班師遂隨　王入京師
見

上試春日早朝詩授翰林院侍講偕高士奇直南書房旋移直養心殿紅毛國獻蟠腸鳥鎗上謂其使曰是中國所有也命先生倣造之以十鎗賚其使歸

上謂先生曰法瑯器中國所無汝能思得其理乎奉詔五日成以進西洋南懷仁謂衝天砲出其國造之一年不成

上命先生造八日成

上大悅率羣臣親試之即封砲爲威遠將軍鐫冶法官名以示不朽衝天砲子在母腹母送子去從天而下片

片碎裂銃不可當後征噶爾䡊以三砲墮其營遂大捷

在南書房時與西洋徐日昇纂律呂議不合及砲成㦗

仁衡且憤交謀傾之侍衛趙某有寵悍恣廷呼先生名

先生叱之某愬於內

上曰爾當師之某受

詔來謁師北面頓首面項盡赤不言而退張獻忠養子

之子陳宏勳投誠爲部郎性狡鷙一日召先生飲出家

僮百餘持白棓舞庭下舞止雁行立㢊翼客前宏勳持

椀酒跪曰吾將有所丐許我醻此不許死棓下先生曰

爾何事宏勳曰我欲金三千先生笑叱之曰賊是區區

者安用此猙獰為舉椀一飲盡宏勳曰劵之先生笑曰賊賊遂書劵去宏勳來取金得金而不歸劵索無已先生之子京志曰是谿壑安可塡拔劍擊之誤中几宏勳怒揮健僕數十人入室恣掠先生訟宏勳以趣而宏勳誣先生以逋當是時噶爾靼方捷將議封趙某與西洋人乘間力搆之

上不忍寘於法

詔徙關東籍瀋陽先生至瀋陽鬻書畫賣文自給常多夜擁敗絮臥冷炕淩晨踏堅冰入山拾榛子以療饑年七十八卒先生性孝友好施予年四歲撫其父所斷肋

曰恨兒不生是時以殺賊毋周淑人嚴下嘗掌批先生先生捧毋手急索杖後遂私寘杖遍諸處毋怒即自奉杖受撻終身不衰奔父喪淚灑地盡血左目遂盲少與弟行逢猘犬以身衛弟傷左股歸而不言父命持金有所嚮道逢賣女者持其女哭即以金與之婚夕大寒雨雪謂新婦曰吾將以君奩拯凍人婦曰諾遂括釵珥諸器服一夕遍施盡新婦易布裳椎髻廟見富商聞之爭相効活數千人幼劬書得瘵有善療者曰用艾四十九壯可愈也然奇痛須縛之先生曰丈夫死不受縛痛何傷灸背七處五臟沸聲如瓶笙煙臭臭自口鼻出終灸

屹立不爲動病遂痊先生抱經世大略凡象緯勾股戰
陣河渠之學靡不究悉總河俞成龍得其治河十策至
今多用之詩雄勁畫盡諸家所長書兼董米子四長京
次亮武舉次亨進士歷官齊河知縣敦行能詩工草書
與李鍇陳景元齊名號遼東三老次高郡諸生早卒高
子秉瑛進士歷官內外皆有聲初監軍有難周淑人奉
其姑避於梓潼廟夢神以兒授之姑婦同所夢遂生先
生故名先生曰梓字文朋云

金兆燕曰三藩之變東南洶洶
仁皇帝赫然一怒羣寇皆殲仁義之師豈有敵哉兆燕

賤不獲窺殘籍恐

本朝掌故耆往來浙東西欲擴拾舊聞而當年民獻尠

有存矣茲以所聞於先生之子亭者緝為傳俟作史者

採焉亭純愨人也述其先必無誇語

道光歲次丙申孫　張謹編次

曾孫醻

醍校字